往事如烟

消失在青春里的“方格子”

□王 敏

人和人的相遇相识有很多机缘巧合。世界很小，完全不可能相识的两个人竟会在茫茫人海相遇；世界很大，两个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遇不见了。

一

13年前，我读高二，参加化学会考。如果一个班里只有一位同学化学不及格，那肯定是我。所以化学会考，我的恐惧可想而知。

是13号考场，我记忆犹新。单人单桌。刚坐下，前面的同学便扭过头来，问，你学文科还是理科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他穿着方格子上衣，戴着眼镜，很斯文，像当年某个广告的代言人。我很谨慎地说是文科。考场上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没心思说别的。谁知“方格子”很快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学理科，等会儿我做完给你抄啊。

我有些诧异，也有一丝窃喜。天地良心，我是那种踏实的学生，考试抄别人的，我会在心里瞧不起自己的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化学是我最头痛的学科。

已经有同学交卷子了。我算了一下我作对的题，不够及格分。“方格子”真的把他的卷子递给了我。天！我吓死了，心在发抖。可能他也很紧张，把桌上的钥匙弄掉在地上。考场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它的静：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，何况是一串钥匙！

果然监考老师走了过来，站到“方格子”的旁边，平静地说：“做完了就交卷子吧。”然后从我的桌上拿走了那份我连看都没敢看一眼的卷子。

一直到交卷铃声响起，我再也没抬过头。悻悻地走出考场时，却意外地发现“方格子”在门口站着，见我出来，赶忙问我：“怎么样？很对不起，我把事情给搞砸了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心情很糟糕，但还是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最坏的可能也只是补考而已。”

边走边说，转眼就到了我住的宾馆，他才和我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。

剩下几场都是他先做完，然后在门口等我，一起走到我住的地方，告别。

最后一场考完，回来的路上他说，你要努力学习呀，考个好大学。我说好。这时恰好碰到我的班主任，他转身走开。我说你不是和我同路吗？他说，不，我在那边。他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才知道这几天是他特意送我回来。

二

高中的生活很紧张，学科多，进度快。会考结束后，回到学校，也会在放松的时候，想起“方格子”，那个跟我说话时总因为身高的关系而低着头看我的男孩，却忘记问他的名字了。

高考在一年后如期而至。考前一天，听到有人找我。走出去，看到寝室门外一个男生倚在门框上，依旧是那身方格子上衣，我笑了。

他嘱咐我考试不要太紧张。临走时他突然说，考完试后我来找你。看着他转身，我“哎”了一声。他回头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终于还是尴尬地问了，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他吃惊中带着不相信说，天，你竟不知道我的名字！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：我为什么得知道你的名字？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。他说，会考时偷看的。

他说，那你记好了，别忘了，我叫苏醒。

考完后，他果然来找我。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，相约去一个亲戚家吃饭。他说，没关系，你去吧，我等你。

吃完饭，看见一家旗袍店旗袍做得漂亮，就和朋友去给妈妈做了件旗袍。

他又在旗袍店外等。我时不时跑出来和他说几句话。

衣服做好已经4点多了，得回去。因为有99里路，晚了就坐不上车了。

送我上车前，他问我要了电话。

车上好朋友问，他是不是喜欢你?

不知道。

这，只是开始。

他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似乎只是为了等待，似乎只有等待。

三

那年高考我落榜了。接下来的一年，复读的我像一头蜗牛，只知道埋着头往前赶路，累了就把头缩进小房子，天亮了又开始爬行，顾不上看风景。好朋友在大学里的来信我从来不回，因为不想让比较来刺激我的自尊。

他每个星期都会如期来信，告诉我学习方法，告诉我锻炼身体，告诉我要培养心理素质。

我从未回过信。他寄钱给我，说这是他的奖学金，是自己挣的，说我的身体要补一补。我哭了。那一年，我唯一知道我还有喜怒哀乐，就是在读他的来信的时候。我也知道了他的信息：班里的班长，校园诗人。

第二年高考，考完试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，他就站在门口。

他说，第一场考试他就来了，没敢告诉我，一直等到最后一场。

我没问他怎么知道我的考点的，后面的事情都记得不太清楚了，只知道我要赶快回家，像第一年一样，否则就赶不上车了。我们匆匆告别。

那一年，从未有过的挫败感笼罩着我的心。考完我连分都没估，觉得肯定考不上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成绩居然在全县名列前茅，我被一所本科院校录取了。

那年暑假，一场洪水淹没家园。我家的猫在那个早上紧紧抓住我的肩膀，我懂它乞求的眼神；狗跑到床上怎么都不下来，鸡飞到了房顶。我抓起电话往外跑，当时竟忘了没有电话线是不能与外界联系的。

洪水退去，我们家的瓦房和院墙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，爸妈不敢让我在家睡，于是我骑上车去姥姥家。在走一段下坡路时，我被横冲过来的一条狗撞倒受伤，被送到舅舅家养伤。一直到开学，我的伤还没完全好。

后来妈妈告诉我，苏醒打了好多次电话，我都不在家。

四

我进入大学后，买了很多信封并且收信人署上他的名字，但是因为军训很累，我不想提笔。军训过后，我像高中一样玩命学习，泡图书馆。直到有一天，寝室七个室友见到我同时问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有个叫苏醒的同学疯了似的给你打电话。

如果说两个人的相识有很多机缘巧合，那两个人的擦肩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我给苏醒打电话，电话那端很吵，我问，你在哪儿？他说，火车站，铁轨的旁边。

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一封信都没写。

我写了，没寄，因为日子过得太平常了，觉得没什么可以给你报喜的。

暑假怎么跟你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为什么要逃避我?

没有，因为出了点小事情……

你的生命里从没有考虑过我对不对？他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：我每个星期定时给你寄信，每封信的内容我都斟酌好久，每个字我都反复读过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再寄给你，只怕一不小心让你知道了我的心思，让你分心。你考上大学了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不用那么掩饰自己了，我可以每天写好几封信，可我没法寄出去，因为我发现你到现在居然没有给我寄过一封信……

我不是一个粗线条的人，但我当时真的忽略了他的心意，他掩饰得太好，每次来信都是大哥哥的口吻，关心我的学习，关心我的健康，其余无他。

我的脑子很乱，嗡嗡作响。我肆无忌惮地享用着他给予我的一切：时间、关心，还有思念。

他不知道高二临别他的那句“你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”成为我的动力，甚至把思念转化为考大学的动力。

苏醒后面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了，隆隆的火车声遮盖了他的心声，直到他挂掉电话，我也没再说一句话。

时间是个可怕的东西。

后来苏醒打来电话，我措手不及，“我想好好地谈场恋爱了，她是邯郸市的女孩儿，一直都对我很好。”

我有些苦涩，但还是由衷地为他高兴，毕竟他有了自己的人生轨道。

我一如往常地生活、学习，有时候也疯玩一下。

半年后，苏醒说，我和她分手了，我害怕临死前念的还是那两个字。

我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后，才知道他所谓的“两个字”的真正含义。

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名字是两个字。我的名字就是他所谓的“两个字”。

五

后来我俩就像两条平行线，只是在高数里的无穷远处，偶尔相交一下，就是他会打来电话，说他入党了，他升本了，他准备考研了，他又拿了一等奖学金，考上研究生了……

淡淡的谈话，通常我是听者，他只是说，仿佛从没想着要我说什么，每次都言简意赅。

但每一个节日，他从不落下。

他回避说他的女朋友，也从不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仿佛害怕他担心的事情会成为事实。对，我仍能感觉到他刻意的淡然，和刻意的回避。

其实我很想问一下，出于一个好朋友的关心也好，或许带着些歉意。很复杂的感情纠结在一起。

转眼我到了大四，实习，写论文，找工作，还有跟人说再见。

苏醒最后一次打来电话是问我工作的事，问我定在哪儿。

没想到我们的人生真的再没交集了，哪怕是成为彼此寻常问候的朋友。

毕业时，我才发现每次都是他打给我，我从没给他打过电话，而他在读研究生，以前的地址作废了。

我和苏醒从此再没联系。

六

到了工作岗位，人生的又一个开始，我时常会想起苏醒，那个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7年却没有真正面对面说上几句话的苏醒，他的等待，他的隐忍，他的痛苦，他对我的关心和鼓励，他的伤心和绝望……我都一无所知了。

苏醒永远不知道我心里真实的想法。我是多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小心呵护，害怕一不留神变了质。我怎么可能忘了在那个特殊时期认识的眼神总是很柔的“方格子”呢，即使什么都不是，他曾经那么帮助过我啊。

我当时是可以明白这一切的，只是觉得太荒唐。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基础就开始一段神圣的爱情呢？不是青梅竹马，也没有共同学习的经历，只是一次会考的相遇而已；只是我坐在了他的后面，他一扭头就看见了我的名字而已。我只是一个貌不出众、小个子、有点黑有些胖的女生而已。而我明白苏醒的确有“一见钟情”的情愫，否则这一切我都没法解释。可这一切也都是我的猜想而已，我永远也无法知晓了。

似水的流年里，毕竟出现过、真实过。我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话了，天空没有飞鸟的痕迹，但我已经飞过。